

如何向現代中國人詮釋耶穌基督？

田默迪¹

本文作者以一位西方傳教士的身分，描述他自己的信仰發展的背景，並以自己與現代中國青年學生的交往經驗，指出向他們介紹耶穌基督的可行做法。

前言

面對今天我所要講的題目，如果說我現在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，那實在是荒謬的。其實，我們這幾天所作的努力，都是爲了想要多了解耶穌基督是誰。

我們不只是想要多認識歷史上的那個「人」，而且我們也希望能體會在我們自己生活中的耶穌基督；更進一步說，我們願不只是停留在自己的體驗上，而是希望能把基督的生命與他人分享。在面對這樣的目標時，我自己很清楚，我還在路途上。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更了解：耶穌基督是誰？他帶給我們的是什麼？他的生活在今日世界裡發揮著怎樣的影響力？我們怎樣才能攫取到生活中的基督？

¹ 本文作者：田默迪神父，奧地利人，1941年生，聖言會士。1968年來台，目前擔任輔仁大學校牧。其學術研究方向，主要在東西方文化之交流與交談，尤其注意基督教福音進入中國文化之可行途徑。主要著作：《嚴復天演論的翻譯之研究與檢討》（輔仁大學哲學碩士論文）；《東西方之間：吳經熊之早期法律哲學思想》（維也納大學哲學博士論文）。

一、我與中國人

我自己，可以說，什麼都「不是」。我不是一個神學家，也不是一個哲學家；雖然我研究過哲學，但我並不把自己看作一個哲學家。

我的工作大部份都在學校裡，但每次有人問我：「你在學校作什麼？」我常常覺得很不容易向人說明。如果他們問：「你教什麼課？」我回答說：「聖經與生活。」他們多半會說：「哦！你在神學院！」我又回答說：「不，我在理學院。」聽起來，我好像不在任何一個專業領域內工作；事實上，我確實在許多相關的領域中摸索。

我是歐洲人，我在西方文化中成長。在成長的路上，我個人對西方文化發展的反省，在我的生命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。我在求學的時候，特別是開始唸哲學、以及後來唸神學的時候，我面對著信仰，內心經歷著很深的掙扎。因為我一方面很深入地體會，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基督，但同時卻又很深入地經驗著，自己正面對著那麼複雜的時代。

當時，面對著各種思想潮流的衝擊，想要將自己的體驗作全面的整合並肯定信仰所包含的絕對性，對我而言，實在很不容易，甚至有一種很怕失去信仰的感覺。那時，這種恐懼感在我的生活中，引起很大的內在張力。要說明這個內在的張力，先要大概說明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。

如果我們面對歐洲的歷史，特別是最近幾百年，我們會發現社會上反對教會的力量越來越大，而教會對外則越來越抱持著一種防禦的態度來回應挑戰，對內則越來越使用她的結構性權威。這種情勢的高峰，要算是十九世紀末期的梵一大公會議。這是一個可以了解的過程，但這種方式其實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。

在教會內，「好教友」也許還有可能聽從教會所說的話，但是許多已經與教會有距離的人呢？他們就不願聽從，甚至無法領會。因此，我感到我們必須想辦法從一般人的立場出發和這些人交談；換句話說，我們要在人性的基礎上，特別是在人的經驗基礎上與別人談基督、談福音。在我快要升神父的時候，我面臨著「我敢不敢走這條路」的挑戰，當時我有一些很深的領悟，稍後，我將與各位分享。

我在二十九年前來到台灣時，內心清楚知道，我將要往前走一段很長的學習之路；同時，我有一個很深的希望，我希望我對基督的認識與領悟，對台灣、對中國是重要的。來到台灣之後，很幸運地，我有機會在輔仁大學研究中國哲學，於是，我漸漸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；無論是儒家、道家或佛教的思想，都有機會進入，雖然在佛教方面接觸得比較少。

對我來說，當時很重要的一門課是「中國近代思想史」。在這門課上，我聽到最近一百多年來，中國知識份子怎樣掙扎，怎樣尋找一條可以適應新時代的道路。二十世紀初，不少知識份子認為需要加緊吸收西方文化，但主要是科學與民主思想—雖然後來許多人所走的路線是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。當時大部份知識份子認為，我們最不需要的是宗教。他們似乎與一些當時的西方學者一樣，認為宗教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

我在取得哲學碩士學位以後，開始在輔大工作。五、六年間，一面教「人生哲學」，一面帶醒新社的服務團。當時，有很多機會接觸學生，和他們一起生活，一起辦活動。因此，我在心中常常會問：這些學生，這些年輕的知識份子，有什麼人生觀？他們是以怎樣的思想或理念去生活和服務？我也從另一個方向問：我的信仰提供給我什麼他們所沒有的？我想要提供並與他們分享的，到底是什麼？

在這些反省的過程中，我遇到了吳經熊先生。他對我的影

響很深；更恰當地說，他在我追尋的方向上，成為一個很大的鼓勵。他所體驗的和我所體驗的，在很多方面非常相像；雖然他是從中國文化出發，然後深入西方文化，而我是「倒過來」的。他也經歷過很深的掙扎，而在最後清楚地以基督作為生命的中心，在生活中很徹底地表達一種天主教的、大公的精神，並在其中「安身」，也就是說，他的心靈在天主教信仰內找到安置之處。而我自己關於基督信仰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，也越來越有體驗，體驗越來越深。

二、今日的時代特徵

現在我們回到題目：如何向現代中國人詮釋耶穌基督？換句話說，這題目要我們探討：「面對著我們的社會與時代，我們該怎樣傳達耶穌基督的訊息？」

此處所指的社會，是中國、或中國人的社會；但「我們的時代」，卻牽涉到今日世界全人類。今天，世界已經變得很小，不少現象成為普遍的現象。

有人說，當代的特徵之一是價值觀混亂；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最中肯的說法。我覺得傳統的價值體系，基本上仍然存在，但已經「軟化」了；社會上大部份人，仍然肯定傳統價值並設法按照這些價值去生活，但同時卻又遇到一些新的、可能很極端對立的想法。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痛苦可能是，一切思想和價值觀都被相對化，許多極端的看法同時存在，沒有任何想法不被攻擊。

今年暑假，我在奧國碰到一個完全料想不到的經驗：一位朋友在一個普通的書店裡看到一本漫畫書。該書內容看起來很幽默，但其實是用具有「硫酸效果」的方式來介紹、並鼓勵讀者做各種與人類普遍價值觀、更是與基督信仰的價值觀有衝突的行為。這本書一開始就以圖片和文字，鼓勵各種亂七八糟的

性行為，接著告訴讀者怎樣在表面上去望彌撒、領聖體，暗地裡卻把聖體帶回家，並且用各種方式加以侮辱並褻瀆；接著又鼓勵讀者多多欺負殘障者和老人家；最後，則用同樣不分輕重、善惡的口吻談「死亡」。在這樣一本書中，一切價值觀都已被破壞無遺，沒有任何價值被保護。我實在想不到竟然會有人寫出這樣一本書！在反省這事的時候，我的腦子裡出現一句話：「這是精神上的愛滋病！」

上面談了很多我個人在過來的路上所遇到的問題與經驗，並提到一些今日世界瓦解性的現象。不過，這些並不能代表全部；事實上，在今天的社會裡，仍然可以發現不少積極的現象。例如，我在暑假的時候，遇到另外一位朋友，她是一個非常活潑、獨立而又很能靜默的一個人。她表示，這個時代仍有希望。她認識許多人，他們都非常踏實地生活，而基督正是他們深入生活的中心。事實上，在教會內，從下到上，都可以找到這種人。或者，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台灣的情形，首先呈現在眼前的一些印象，恐怕是天主教缺乏活力；教友人數在最近二、三十年來，沒有增加，反而減少；很多神職人員覺得向外傳福音很困難，大家好像對基督信仰或對教會很冷漠。

其實，事實不見得是這樣。今天，有許多人不只是在自己的傳統中尋找生活深層問題的答案，而且對各種思想保持相當開放的態度；不少人對天主教的印象並不壞，甚至有人對它有相當的期待。

三、向現代中國青年學生介紹基督

去年，我設計了一個問卷，用來調查我在輔大的學生對於耶穌基督的看法與態度，其中一個命題是：「我與耶穌基督沒有什麼關係。」結果在五個學生中，至少有二個回答「不同意」或「很不同意」。如果說：「我不想多認識他。」則有 70%~80%

表示不同意；如果說「我對他有一點好奇。」則有 85%以上表示贊成。而令我感到很安慰的是，在所提到的各種不同的原因中，有接近 90%同意：「因為看見他對一些信徒的影響很深、很好。」另一個命題是：「他相當吸引我。」也有至少二分之一答覆「同意」；不過，卻也有五分之二的學生對於「我有一點怕多接觸他」這個命題，表示同意。如果說：「我認為耶穌基督對廿一世紀的人類仍然會有很大的啓發力。」則有 80%的人同意；而對於下面的命題：「我認為在耶穌基督身上可以發現一些最核心的生命真理。」則有一半以上同意，三分之一表示不知道。如果說：「我認為透過耶穌基督應該可以最深邃地認識宇宙背後的神。」則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表示「不知道」，但也有接近三分之一回答「同意」。看這份問卷的結果，就不能說今天的青年知識份子對信仰問題或對基督信仰沒有興趣；問題恐怕是在我們如何把耶穌基督介紹給他們。

在我教的聖經課上，我要求學生寫一篇學期報告。有些學生選修這門課的動機不強，參與感也不深，學期報告也寫的相當馬虎。但也有不少學生寫報告寫得很認真，他們大多數不是教友，但碰觸基督時，卻可能比從小聽過教理的教友，更能體驗耶穌基督的一些感動人或給人挑戰的特點。我打算過些時候，出版一本這類的學生報告選集，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跟別人分享的資料。

講這麼多有關個人走過來的路與現在所作的努力，到底我比較深的體驗是什麼？

「救恩史式的敘述法」不適合

先從反面來講，我常常問的是：如果以教會傳統的表達方式向中國人傳播基督福音，真的能碰觸到他們的心嗎？此處所謂「教會傳統的表達方式」，所指的是什麼呢？或許可以稱它

為「救恩史式的敘述法」，亦即：從創世紀開始談人怎樣犯了罪（原罪論），接著談以色列人如何期待默西亞的來臨，最後說天主派遣救世主基督來到世上，相信他的人，就可獲得罪過的赦免並進入永生。

我認為，台灣的青年學生大多聽過這些基本內容，但卻沒有被它感動，而宣傳者如果只是一直強調「信耶穌得永生」這一類的話，甚至會引起相當強烈的反感。前面提到的問卷調查結果也顯示出，50%學生感覺，有些信徒的言行太過積極，以致有嚇退別人的後果。

然而，真正的問題恐怕是出自中國沒有救恩史觀念的傳統背景。當我們以教會傳統的方式講救恩史，從原祖的犯罪講到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死而帶來新的生命，大部份人感覺不出這個救恩史和他有什麼關係。他們也許模糊地體驗「裡面有些什麼」，但卻抓不到「是什麼」。在中國歷史上，從來沒有以「拯救、救贖、救恩」這類觀念，來表達「天人關係」的基本改變（改善）。雖然荀子提出「人性本惡」之說，但這並沒有引起中國人對一個「救世主」的期待。

除了這個困難之外，另外一個困難是，當學生聽到具體救恩史的敘述，即聖經舊約和新約的一些故事和言語，常有人覺得以色列的神很自大，也覺得故事中神話的色彩太濃厚，或覺得其中所蘊涵的道理太「玄」。因此，我們需要很費時費力地解釋以色列民族的背景，學生才可能比較容易碰觸到聖經的生命力。

此外，一般而言，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，地球上的生命是從最簡單的逐漸進化到複雜的，而人類的文化也是沿著類似的路線在發展；因而如果把創世紀的敘述懂得太具體，而把人類的開始解釋為一個很高的精神境界，恐怕許多人無法將聖經裡的訊息跟他們的知識連接在一起。

然而，另一方面，當我問學生：他們不容易接受基督信仰，是不是因為這個信仰的價值觀與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不符合？則他們幾乎都回答「不是」，甚至很多人很驚訝地發現，這兩種基本價值觀其實非常接近。最感動他們的是，他們發現福音中很有「愛」的精神而耶穌很看重「人」。

尋找恰當的方式

如果注意上面提到的兩點，即：救恩史的敘述法帶來許多困難，但聖經與中國傳統其實有許多共同的價值觀，那麼我們該怎樣向現代中國人表達耶穌基督所帶來的訊息呢？換句話說，對現代中國人而言，在聖經裡，尤其是在耶穌的生活裡，到底有什麼革新生命、提昇生命的力量呢？

或者，從另一個角度來問，教會所講的「救恩」，在我們生活中哪裡出現？在哪裡可以看到它？假如我們只是強調耶穌在兩千年前救了我們、基督在十字架上給了我們救恩、天主因為耶穌的犧牲而寬恕了人、人與天主之間不再有隔閡等等這些觀念；但卻沒有表達這個救恩在歷史上、在人的生活中所帶來的影響，那麼如何讓人體會「救恩」呢？尼采曾經說過的一句話，很值得我們反省，他說：如果耶穌真是人類的救主，那麼基督徒就該更能顯示出被救的、自由自在的樣子才是。

我很肯定：耶穌要帶來的，不只是天主與我們的和好，而且是要讓我們體會到我們有新的生命。他要給我們他的平安、他的喜悅、他的生命力。我並且肯定：耶穌不是只在十字架上給我們這個新的生命，而是透過他整個的生活，包括他的宣講與他的行動。也就是說：耶穌把這個新生命生活出來了；天主的國就在耶穌的生活裡。所謂「救恩」，就是耶穌的生活。

那麼，耶穌在他的生活中所做的什麼呢？一定是要給我們更豐富的生命，要將他的平安給我們。那麼獲得這種更豐富

的生命，或者說獲得耶穌的平安，其中的關鍵在哪裡呢？我個人越來越體會其中的關鍵之一是：耶穌怎麼看人，耶穌怎麼待人。要了解耶穌怎樣看人待人，就要了解耶穌對天父的體驗。耶穌多麼深地體會天父的愛！天父是造物主，整個宇宙都在他的手裡，他多麼關心這個世界，尤其關心「人」；所以，耶穌也把每一個人視為天主的子女。在耶穌心中，天主就像慈父等待浪子那樣等待人，他希望人能回來，能認識並分享他的愛。耶穌自己所生活出來的就是這種愛。他和衆人一起生活，關心所有的人；他那麼深地參與人的生活，那麼看重每一個人，而且是無條件的。

耶穌基督提昇人的尊嚴

前天，我們談到人的尊嚴，我們聽到，根據新的教理本，人的尊嚴的觀念，其基礎是「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」（創世紀第一章），而有一個人完全生活出天主肖像的內涵，那人就是耶穌基督。

我們可以說：耶穌的生活提昇了人的尊嚴，而且給它奠定了實在的基礎。此處，重點是在「每一個人」都有尊嚴。一般而言，有能力的人、外貌美麗的人、或擁有權勢的人等等，都會獲得大家的看重；但是弱小的、殘障的、貧窮的人等等，卻常遭受輕視。然而，耶穌對待人，是看重每一個人。他不只看重弱小的、殘障的、貧窮的人，甚至一些最「亂」的、最「不是」的人在他的眼中也有尊嚴，而且他愛他們。只有在耶穌身上，我們能真正體會「人的尊嚴有無限的價值」。

耶穌並不是只講一套道理，很重要的是，他真正把他所說的道理生活出來了！在耶穌身上，我們能體會天國的力量，因為他把它生活出來了。我們看到他對小孩子、對婦女、對罪人、對任何人，都真心關懷，甚至對攻擊他的人，他也以愛對待。

雖然有時候他所講的話聽起來很嚴厲，但卻總不會使我們感覺到他拒絕任何人；法利賽人或撒杜賽人邀請他吃飯，他就和他們在一起吃。耶穌的愛真的像太陽一樣，照耀善人也照耀惡人；而且不只是「照耀」，更是「關懷」，沒有一個人是他不願關心的。

在西方文化裡，透過神學傳統，出現一個能代表人的尊嚴的觀念，那就是「位格（person）」，而我覺得很重要的是，形成這個觀念的生活基礎是耶穌的生活。此處，我要再次提出前面已說過的一點，即：耶穌對人並不只是「平面地」看待，而是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中，看見天父以及他對人的愛。他希望每一個人都能體會到自己是天父的子女。他不只是說：「你們對最小弟兄所做的，就是對我做。」他並且說：「這些最微末的人，他們的天使在天上，常見我在天之父的面。」由此，我們可以體會，他肯定每一個人都與天父有直接的關係。而當我們彼此以「天主的子女」相互看待時，自然就會彼此開放和接納，如此，天主的國便能實現。耶穌自己是對人最徹底地開放和接納的一位，所以最後他說：「你們應該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。」

此處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：耶穌並不給人加上不必要的壓力；他肯定每一個人的獨特性。我們每一個人從天主手中領受的「塔冷通」不一樣，要求自己完全活出耶穌的樣子，是不合理的，也是不可能的；但是我們應在自己的範圍中努力，在自己的人格上努力；不要忘記，窮寡婦所奉獻出的兩文錢，事實上是奉獻最多的；也就是說，我們要努力活出耶穌所說的豐富的生命，但不是要求自己立刻成為耶穌。

我覺得耶穌所帶來的訊息最重要的部份，就是他怎樣看人、怎樣待人。近幾十年來，南美洲的神學家，也設法從生活中去看，到底耶穌所帶來的是什麼。他們感覺到耶穌解放人，

給人自由，所以他們的論點稱為「解放神學」，其中當然包含人的尊嚴。他們願意在這個基礎上，建立一個新的團體，把這個精神生活出來，而不只是說出一套道理而已。

十字架的意義

現在，我想談一談另一個關鍵：十字架。我在前面提到，當我快要升神父時，有一個很深的領悟，這個領悟與十字架很有關係。傳統上，我們說耶穌在十字架上救了我們；或說，他為了我們的罪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。但是當時，我先想到的並不是救贖或耶穌所付出的代價等這些觀念，而是注意導致耶穌死亡的因素。

耶穌與天主有很深的關係，他對天父有很深的體驗，他也以此看人待人；然而，他對人的看法，他待人的做法，他對法律規則的一些詮釋，卻常常和當時權威階級的做法和看法發生衝突。由於他的生活言行有很深的一致性，因而產生很大的影響力，所以那些做法和觀念跟他不同的人，覺得他是危險的，覺得他的力量太大，覺得如果不能相信他，就該消滅他。於是，耶穌更進一步地面對了痛苦、侮辱與死亡。

耶穌如此接近天主，他對天主完全開放，願意無條件地、絕對地實行天主的旨意，他與至高的天主如此合一。同時，他和普通人在一起生活，他說他來不是來受人服事，而是來服事人，而且他也確實這樣做。他的整個生活是一種捨棄、一種自由。他沒有任何財物，連一塊放在頭下休息的石頭也不視為己有。但當許多人紛紛離開他時，他問那些最接近他的人說：「你們也要走嗎？」如果他們真的離開了他，這時，他還有「父」以及他自己的生命。但他又再「下去」，一直到被釘在十字架上。

一般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「往上升」，而避免「向下降」；

都希望追求富貴、吉祥，而逃避痛苦、傷害。雖然道家的老子說過²：「聖人云，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，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」但他也同時說：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」然而，耶穌所走的路卻正是「往下走去」的路，他不斷地「下去」、「下去」、「下去」，一直到最低處：十字架上的死亡。

我一直感覺到耶穌不只是一個「殉道者」，他不只是為某個真理或價值而投注自己的生命，他是直接向痛苦、侮辱和死亡走去。我體會：這是第一次有一個人接受世界的全貌，而完全實現了天主之國的理想。耶穌以這樣的生活態度和生命事實，走完了老子認為沒有人能做到的生命之路。

面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，我們能體會：人能面對生活的全貌，而仍能體會愛的力量比一切消極的力量更大，肯定的生命力比一切否定力更大。天主是生命的、是活的、是愛，如果我們以他的眼光看人、以他的態度生活，那麼即使是在十字架上，仍能保持心靈的平安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曾以聖詠第廿二篇的開頭呼喊「父」：「我的天主！我的天主！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」但如果我們把這篇聖詠全部唸完，就會發現這篇聖詠的最後部份是讚美天主。耶穌引用其中一段，實際上是代表整篇聖詠。

教會向世人宣講：耶穌在十字架上救了我們，他給我們帶來「救恩」。如果有人問：什麼是「救恩」？我覺得：耶穌的十字架就是救恩。有許多人面對耶穌的十字架而得到力量與安慰，雖然他可能不知道怎樣表達。

我曾有一位老師，是中國人，自稱為無神論者，但有一次，他在與我們分享時說，他觀察過不同的宗教，覺得最有力量的是基督信仰，因為它能把十字架，那麼可怕的一個東西，變成

² 《道德經》，七十八章。

為那麼積極、那麼有內涵。

其實，十字架並不是結局。很重要的是，耶穌「走完」他的路，天主接受他，使他復活，他的生命力量於是更大。逾越奧蹟的內涵就是這樣：人能下去到最低處，能面對一切負面、痛苦、罪惡、生命最可怕的事實，因為這一切的背後有更大的生命力。耶穌給我們開了一個「門」，邀請我們跟隨他「進去」。我們越進入，他的生命便越出現在我們的生命中。這是逾越奧蹟的力量。

結論

詮釋耶穌基督，並不是宣講一套教理，也不是解釋什麼論說，而是生活真實的生命。昨天我們的研習主題是耶穌所講的天國以及逾越奧蹟，這兩者其實有很深的關係。因為天國的最佳實踐，就是在耶穌的生活裡，我們無法把生命的領域再擴大。耶穌最接近天父，卻進入生命的最低處；從最高處到最低處，這是愛的領域。這愛的領域，能容納一切的痛苦、黑暗、罪惡；在這領域內，一切的存在都能找到意義。我們看耶穌的生命，看他的逾越奧蹟，那就是最豐富的天主的國和力量。如果我們和不認識基督的人談耶穌怎麼看人怎麼待人，任何人都會希望能碰觸到他，希望能碰觸到這樣的愛；如果我們更進一步談到逾越奧蹟，相信許多人能更深入地體會到這愛的力量是多麼大！當然，在和別人交談以前，首先我們自己應該先去體會耶穌基督的生命力，學習以他的眼光看人待人，同時，面對並接受自己的十字架。